

莊子解



王夫之著

莊子解

中華書局

庄 子 解

王 夫 之 著

王孝鱼点校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纺 织 印 刷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1/32·9 1/2 印张·202千字

1964年10月第1版 1981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5,000—22,000册

统一书号: 2018·115 定价: 1.10 元

點校說明

莊子解不知何年所作。一六八一年秋，船山曾作南天閣授竹影題用徐天池香煙韻七律七首（現存他的詩集七十自定稿中），其中第六首下自注：「時爲先開訂相宗（即相宗絡索），並與諸子論莊。」莊子解大概就是這年寫的。他於一六七九年寫完莊子通後，可能就着手解說莊子了。

船山解說莊子，注意的是莊子的思想內容及其思想方法。每篇之首，冠以篇解，綜括全篇大意；每段之後，加以解說，企圖把莊子的思維過程描繪出來。他認爲：寓言篇和天下篇乃全書的序例，尤其天下篇，「浩博貫綜，而微言深至」，非莊子本人不能寫出。以這兩篇所表現的莊子精神面貌作爲標準，他斷定，內七篇是莊子原著，而且還指出，惠施是莊子的唯一知己，生平相互辯論，可能這七篇文字就是因惠施而作。

外篇，他認爲非莊子之書，也非出於一人之手，乃莊子的門徒後學，各以己意引伸發揮，但以學識不高，所以往往「固執粗說」，甚而「淺薄虛囂」，「其間若駢拇、馬蹄、胫篋、天道、繕性、至樂諸篇，尤爲悞劣」，惟有天地篇可與應帝王相發明，秋水篇可以補充逍遙遊和齊物論，達生篇可以助人深入了解養生主和大宗師，山木篇可以引證人間世，田子方篇可以作齊物論的參考，知北遊篇可以闡明大宗師，值得重視。

雜篇，除了寓言篇和天下篇而外，他特別指明庚桑楚篇的價值，以爲莊子的基本思想在這篇裏盡

爲揭出：齊物論所謂「休之以天均」、「照之以天」、「參萬歲而一成純」，大宗師所謂「知天之所爲」，應帝王所謂「未始出吾宗」，都和這篇所講的「衛生之經」，意義一貫。其他各篇，他認爲大都每段自爲一義，「言雖不純，而微至之語，較能發內篇未發之旨」；只有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定爲贗作，屏不解說。

至於各篇中的單詞句義，他也往往有新的解釋。對這一點，其子王啟在增註中偶爾特予指出。如齊物論「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段末的「故曰莫若以明」句下，王啟加按語說：「兩『莫若以明』與後『此之謂以明』，讀莊者多混看，解中分別觀之。」又如庚桑楚篇「南榮越請入就舍」段末，王啟亦加按語：「此段評解，與舊註迥異，玩解自明。」

船山評解莊子，志在去除前人以儒佛兩家之說對莊子的附會，清理出一副莊子的本來面目，同時在解文的字裏行間還往往隱爲指出其缺點所在。船山對莊子有深刻研究，他除著有莊子通、莊子解外，在其他著作中，也還有許多散見的對莊子的評論。船山對莊子的評解，對於我們研究莊子和批判它的唯心主義、虛無主義是有參考價值的。

這部莊子解的整理，仍然用金陵刻本作底本。篋中偶然藏有湘西草堂原刻本一部，正好可以作爲校勘之助。這個本子的內外雜三篇第一葉上，都有「濱江後學甯瑛、羅瑱參較」字樣。三篇第一葉並分別記有「同里後學王天泰訂梓」、「私淑門人王灝訂梓」、「私淑門人羅良鈺授梓」字樣。金陵刻本前面的董思凝序中說：「其子啟，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好。」序中所說的甯羅

二人，當是甯瑛和羅瑱。董思凝在一七〇九年（序文作於是年）所見的本子當是湘西草堂本。據羅正鈞的船山師友記，羅瑱字仲宣，是船山好友羅從義之子，受業於船山；甯紹緒（羅正鈞沒有提到紹緒是甯瑛之子）是船山老友甯朝柱的族人。又本書增註所引各家之說中，逍遙遊篇有蒙之鴻的一條。據船山師友記，蒙之鴻乃船山親密朋友蒙正發之子，自幼即從船山受業，羅正鈞並說，之鴻有關於莊子的專著，可惜失傳。從這些跡象推測，至少王啟、甯瑛、羅瑱和蒙之鴻四人，是當年在湘西草堂親聆船山講解莊子的弟子。

王啟對本書的增註，在他增註各書中，成績最優，用力也最勤。引用古今各家之說很多，對明代名著，亦偶有採錄，但絕不見當時最爲風行的南華副墨及其作者陸長庚的名字。引用最多的是方以智，有十幾條。我們知道，方以智是船山的老友，而陸長庚則是以佛理解莊的。於此，可見王啟在他父親的教育下，在學術見解方面也是壁壘森嚴的。我還懷疑，這個增註，或者是根據當時聽講的筆記而整理擴充起來的。

從這個湘西草堂本，還解決了另外一個問題。王啟的增註中，雜有不少條題爲「評曰」的評註，沒有主名，不知評者是誰。這個原刻本於內篇、雜篇第一葉書名下有「評本合載」四字，外篇第一葉書名下有「手評並載」四字。藉此可知評者當是船山。這部莊子解附載了船山平日批在讀本書眉上的簡短評語，所以說「合載」。

整理本書時，莊和解的文字，參校了湘西草堂本，正文還偶爾參校了其他通行本莊子。凡是依據

湘西草堂本改正的，在校記中說明來源；湘西草堂本也同樣錯誤的，說明理由。正文方面，小的文字異同，當是所據版本不同，一律仍舊；重要脫誤，有礙文義者，依據別本補正，並加注說明。點校中的錯誤當不在少，希望讀者指正。

王孝魚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

序

今夫古人之書，古人之心也。然其中往往有託物寓意，爲泔洋怪誕之詞，而後之讀之者，多苦于不能解；即能以解解之，亦病于拘文牽義，而非有當于古人之心。使有能讀古人之書，任其辭之泔洋怪誕，而于其所託物寓意，無不可以解解之，不致拘文牽義，而未當古人之心，豈非解之者所甚快，而爲古人所深望也歟？顧古之去今至遠，以百世以下之人，而解百世以上之人之書，欲其毫髮無所差謬，則又甚難。而不知非難也；古今之世殊，古今人之心不殊也。故居今之世，讀古之書，以今人之心上通古人之心，則心心相印，何慮書之不可以解解乎？

衡陽船山王先生，故明壬午科孝廉也；抱道隱居，蕭然物外，其生平著述，什襲藏之，而勿以傳諸其人。乃嗣子虎止，終不忍其父書之湮沒，爰增加音註，與二三同人，分任較訂，付之剞劂。梓成，以莊子解一書，不因余之不敏，而請序焉。時維秋也，蕉桐之下，展卷讀之；凡句讀段落，通篇大旨，及篇中眼目所注，精神所匯，余向讀之而不能解者，今讀之而心曠神怡，一若漆園傲吏，相對逍遙，幾不知擾擾于人間世者之爲何矣。

因思先生高士也，莊生達人也，上下千古，心相契合，宜于是書解之而無毫髮之差謬無難也。然則先生之讀莊而解之者，爲莊也，非爲後之讀莊也。何也？解莊所以慕莊也，故曰，非爲後之讀莊也。而

世之讀莊者，正甚賴乎其有以解之也。其甚賴乎其有以解之者何也？以讀莊而莊不可解，又不能起莊而一一解之，今忽于讀先生之解莊，不啻莊之自爲之解，是又不知莊生之爲先生，先生之爲莊生矣。此豈第解之者之心所甚快也歟？豈第古人之心之所甚願也歟？康熙□□同里後學王天泰撰。

序

莊子楚人也，嘗爲蒙漆園吏。太史公列傳謂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歸本於老子之旨。所著十餘萬言，率寓言也；畏墨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指事類情，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己，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然則莊子誠善屬書離詞者哉！至今學者皆能洛誦，亦或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明方正學云：「莊子神於文者，非工於文者所可及。」文而至於神，微子長子瞻其人，其又何足以知之！

衡陽王船山先生學老文鉅，著述等身，於經史多所詮釋論說，然頗散軼。其子啟，與其鄉後進甯子紹緒、羅子仲宣，梓其莊子解以公之同好。余耳先生名舊矣，行部於此，訪其遺書，敬遂以此刻見投，且屬爲引其端。

夫南華之文，縱橫馳騁，莫可端倪；天下一篇，蓋其自序。又以謂「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後人復代爲之言，不尤駢拇枝指哉！抑聞船山爲文，自云有得於南華，故於內外諸篇，俱能辨其真贗。若讓王以下四篇，詆訾孔子之徒，自坡公以來，皆以爲僞作；然其深微之語，固有與內篇相發者，抑又安可廢也？註莊者多矣，惟四明沈氏，竟陵譚氏，庶幾近之。近閩人林氏，莊子因出，而諸註悉廢。先生既有得於南華之妙，又欲使讀之者識達人之變化，則其所詮註，亦所謂知其解而且暮遇之者歟！

莊子解

我知先生之必有以知之也。

康熙己丑孟冬平原董思凝撰。

四

莊子解目錄

點校說明	一
王序	一
董序	三
內篇	
卷一 逍遙遊	一
卷二 齊物論	二〇
卷三 養生主	三〇
卷四 人間世	四〇
卷五 德充符	四七
卷六 大宗師	五五
卷七 應帝王	七〇
外篇	
卷八 駢拇	六八
卷九 馬蹄	八二

卷十 胠篋	八五
卷十一 在宥	九〇
卷十二 天地	一〇一
卷十三 天道	一二四
卷十四 天運	一三三
卷十五 刻意	一三三
卷十六 繕性	一三五
卷十七 秋水	一三八
卷十八 至樂	一四九
卷十九 達生	一五五
卷二十 山木	一六六
卷二十一 田子方	一七五
卷二十二 知北遊	一八四
雜篇	

莊子解卷一

衡陽王夫之譔 男敬增註

內篇

逍遙遊

寓形於兩間，遊而已矣。無小無大，無不自得而止。其行也無所圖，其反也無所息，無待也。無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立功，不待實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則無不逍遙矣。逍者，嚮於消也，過而忘也。遙者，引而遠也，不局於心知之靈也。故物論可齊，生主可養，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遠，帝王可應而天下治，皆胸合于大宗以忘生死，無不可遊也，無非遊也。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冥，海也。嵇康曰：「取其冥冥無涯也。」方以智曰：「鯢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鵬即鳳也，屬古鳳字。自北而南，寓縣混沌向離明之意。

其爲魚也大，其爲鳥也大，雖化而不改其大，大之量定也。意南冥而後徙，有扶搖而後搏，得天池而後息，非是莫容也。此遊于大者也；遙也，而未能逍也。

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齊諧，書名。爾雅曰：「扶搖謂之猋。」何孟春曰：「齊諧無是書，是其創耳。」

鯤鵬之說既言之，重引齊諧，三引湯之問棘以徵之，外篇所謂「重言」也。所以必重言者，人之所知盡于聞見，而信所見者尤甚於聞。見之量有涯，而窮於所不見，則至大不能及，至小不能察者多矣。詘於所見，則弗獲已而廣之以聞。有言此者，又有言此者，更有言此者。有是言則人有是心，有是心則世有是理，有是理則可有是物。人之生心而爲言者，不一而足，則勿惘於見所不及而疑其非有矣。

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天地間氣也。塵埃，氣霧鬱似塵埃揚也。生物猶言造物。此下俱言天宇之高，故鵬可乘之以高遠。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言野馬、塵埃、生息，在空升降，故人見天之蒼蒼；下之視上，上之視下同爾；乃目所成之色，非天有形體也。

繇野馬、塵埃、生物之息紛擾於空，故譬天之正色，不可得察；亦惡知天之高遠所屆哉！天不可知，則不知鵬之所遊與其所資以遊者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堂道謂之坳。剖芥子以爲舟，極形其小。膠，滯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培，厚也。厚其風力于下。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天闕猶言折阻。闕音遏。

水淺而舟大，則不足以遊，大爲小所礙也。風積厚而鵬乃培之，大之所待者大也。兩言「而後乃今」，見其必有待也。負青天而莫之天闕，可謂逍遙矣；而苟非九萬里之上，厚風以負之，則亦杯之膠于坳堂也，抑且何恃以逍遙耶？

蜩與鸞鳩，蜩也。鸞鳩，小鳥。鸞音學。長尾曰鸞，短尾曰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槍，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控，投也。投于地則得所安。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此遊于小者也；逍也，而未能遙也。

適莽蒼者，三飧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莽蒼，近郊之色。

果，飽也。宿春糧，謂隔宿舂糧。郭象曰：「二蟲謂鸞鳩也。對大于小，所以均異趣也。」蒙之鴻曰：「此言遊各有近遠，則所以資其遊者

自別。培風與不必培風，形使之然，於二蟲又何知焉？」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支遁曰：「以小知結上鸞鳩，以小年

生下一段譬喻。」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

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下亦

悲乎！朝菌，天陰生菌上，見日則死。楊慎曰：「古作雞菌，今演名雞壤。」蟪蛄，寒蟬也，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彭祖姓錢，名鏗，堯封于

彭城，至商，年七百歲。冥，冥海靈龜也。

蜩與鸞鳩之笑，知之不及也。而適莽蒼者，計盡于三月；稱長久者，壽止于彭祖；則所謂大知大年亦

有涯矣。啟按：讀南華者不審乎此，故多誤看。故但言小知之「何知」，小年之「可悲」，而不許九萬里之飛、五

百歲八千歲之春秋爲無涯之遠大。然則「三飧而返，腹猶果然」，亦未嘗不可笑「三月聚糧」之徒勞也。

小者笑大，大者悲小，皆未適於逍遙者也。

湯之問棘也是已。列子作殷湯問夏革。窮髮之北，窮髮，不毛地。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

○「冥」原誤「真」，比照正文改。

有知其修者，修，長也。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搏音團，控也。羊角，風曲上行如羊角然，俗謂之旋渦風。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斥，小澤也。鴳，鴛也，田鼠所化。「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亦小大之辨也。○以鴟鵂譬鄉國，以大鵬譬列子。

辨也者，有不辨也。有所辨則有所擇，有所擇則有所取，有所舍。取舍之情，隨知以立辨，辨復生辨，其去逍遙也甚矣。有辨則有己，大亦己也，小亦己也。功于所辨而立，名於所辨而成；六氣辨而不能御，天地辨而非其正；鵬與斥鴳相笑而不知爲神人之所笑，唯辨其所辨者而已矣。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舊注：「猶然，笑貌。」數，所角切。數數猶汲汲。○評曰：猶然云者，謂不待至人猶能笑之也。然使一鄉一國之士，不以鴟鵂笑鵬，忘其小而遊焉，則固可以笑宋榮子之未樹。

宋榮子不知自笑，而猶然笑之，亦適足笑而已，亦彭祖之猶以久聞而已。雖然，猶有未樹也。評曰：樹者，隨所植而生者也，出乎土而榮于虛者也。宋榮子自守確，而未能適于物以成其大用，有所樹則有所未樹矣。夫

列子列子，鄭人，名禦寇。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泠音零。旬有五日而後返；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評曰：知有世而遺之，乘其虛不觸其實，福所不期，禍所不嬰，此御風也。用意于虛，天下不皆虛也；雖旬有五日，亦必反矣。旬有五日，節序之變也。氣變而必聞，未足以御六氣而遊無窮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自知效一官以上，三桑而乃遊無窮。前三者，小大有殊而各有窮也。窮則有所不道，而不足以及遙矣。視一鄉一國之知行，則見爲至人；彼之所不至者多，而此皆至也。視宋榮子則見爲神人；彼於分有定，於境有辨，以形圍而不以神用，而忘分忘辨者，不測之神也。視列子則見爲聖人；彼待其輕清而遺其重濁，有所不極，若遊無窮者，塵垢糠粃皆可御，而不必泠然之風，則造極而聖也。於鄉國見其功名，唯有其己；內外定，榮辱辨，乃以立功。御風者，去已與功而領清虛之譽，遠垢濁之譏，自著其名而人能名之。若夫「乘天地之正」者，無非正也。天高地下，高者不憂其亢，下者不憂其汙，含弘萬有而不相悖害，皆可遊也。「御六氣之辨」，六氣自辨，御者不辨也。寒而遊于寒，暑而遊于暑，大火大浸，無不可御而遊焉；汗隆治亂之無窮，與之爲無窮；則大亦一無窮，小亦一無窮；鄉國可遊也，內外榮辱可遊也，泠然之風可遊也，疾雷迅飈、烈日凍雨可遊也。己不立則物無不可用，功不居則道無不可安，名不顯則實固無所喪。爲蜩、爲鸞、爲鷦，則眇（手）（乎）○小而自有餘，不見爲小也。爲鯤、爲鵬，則瞡乎大而適如其小，不見爲大也。是乃無遊而不逍遙也。

堯讓天下於許繇曰：許繇字武仲，陽城人，一曰槐里。「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燭，醢、爵二音，炬火也。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繇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鵲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鵲，小鳥。偃鼠飲河，偃鼠，鵲鼠也，伯勞所化。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

○據德充符「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瞡乎大哉，獨成其天」句改。